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論 民 移

著 雷 哥 勒 格
譯 元 珍 胡 生 瑞 繆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J. W. Gregory
胡繆瑞元生譯著

漢譯世
界名著

移

民

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移出人民在前一世紀中也是促世界進步的一個有力的動力。全世界的人口，在一八〇〇年估計已達七〇〇百萬，而到現在則有一、九〇〇百萬了。但是這些居民，還比一世紀前祇有三分之一的數目時，居得安穩舒服。因為一八二〇年以後的幾年，歐洲的工業區受窮困的擾攘，怨聲沸騰；力竭的土地產物鮮少，饑饉自不可免。這種苦難狀態大部分由移出人民而得減輕，把歐洲過多的人民安置到新陸地去，供給富裕的食物，擴充了市場，因此提高了受饑饉打擊的國家的維持人口的能力。例如英格蘭和威爾士就這樣能够從一二百萬的人口加到三八百萬；歐洲在一八〇〇年一七五百萬人到一九二〇年加到了四五〇百萬人。

移出人民的需要，迄今還沒有完了。歐洲大戰已經使得許多國家窮困，從前能够維持的人數，現在也變得過多了。土壤肥沃水源豐足的陸地，還有許多地方仍被棄置不用；假使這些土地都被

耕種了舊世界人口過多的國家，甚至可以保持更多的人口，生活在更進步的狀況之下。要把這些棄置的面積適當的利用，歐洲的移出人民就必須要到美洲、澳洲和非洲的幾部地方去，而亞洲人口稠密地方的人民，必須要移到亞洲人民稀少的地方去了。

雖然，移出人民的價值，常被否認。依一學派的意見，以爲移出人民不會永久救濟人口過多或醫治失業的，對於移民居留國家的人口，結果也不會有數目上的增加。有幾個國家，像意大利，因爲恐怕損失軍事的勢力，便禁止人民移出。移入人民最多的美國，深恐移入的人民堅執保持他們祖國的國家觀念和習慣，將美國的國家團結力減弱，便對歐洲來的移民，以將行拒絕爲威脅。那些希望可以容納歐、亞兩洲過多人口的國家，恐慌着歐洲有些國家，利用移民，在其土地上創立異國殖民地，其恐懼初無減少之徵。創立異國殖民地，意大利已經進行，立陶宛新政策中，也包有這種主見，想由此可以減去所謂由移民而生的人力的『最後損失』。

由人類遷移的壓迫所生的自然結果，在老舊的國家方面，包含人口過多，由窮困失業而頽敗，以及採取嚴厲的生育節制作爲最簡單的救濟方策。在新進國家方面，就要受到延緩他們未用土

地的拓殖，出口的食物和原料減少，減少他們鐵路的利益或利益的前途，以及降低歐洲的購買力。有幾個國家早已把生產過剩的危險當作反對移入人民的重要理由；例如澳洲正在打算阻止它的乾果耕種在出口市場未曾增加以前，有任何的擴張。但是出產羊毛小麥和肉類的國家，假使歐洲無力購買，或出產超過了歐洲所需要的，都一樣的要受苦。

用生育節制來減少人口，好像歐洲人比其他種族容易採用，因此在數目上對有色人種，又要加深了現在的次等地位。在土地較多不能盡用的國家，和人民較多土地不敷居住耕種的國家之間，增加了傾軋嫉忌，把未爲人占有的土地閉鎖起來，也會減弱歐洲的人種。

出口減少而人口增加的國家，除去增加困苦與生育節制或移出人民以外，沒有什麼直接的交替方法；移出人民耕種了未用的土地，還可提高世界的維持人口力。

幸運得很，在下面幾章內所敍的事實，顯出這最後的交替方法是可實踐的，移民對於損失移民和接受移民的兩國家，雙方都有利益，而且溫帶地方還仍有廣大的空地可以供給歐洲的移民居住。在熱帶地方創立歐洲殖民地的問題，此地不講，因爲另有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一本「有色人

種的威脅(The Menace of Colour)——研究白人和有色人種的聯合，尤其注意於熱帶地方的白人殖民」中詳述了。雖然歐洲人在熱帶殖民，實際上顯然是可能的，但是沒有達到溫帶地方完全佈滿人民以前，不會有大規模的進行。

關於移民問題的文章，散見各處，有許多資料大都發表在報紙和國會的報告中。關於這問題的專門書籍，美國出版的最多。英國關於這問題的書籍，則較鮮少。有價值的數字記錄，已經國際聯盟國際勞工局刊行的有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國際移民會議報告』；一九二二年的『移出人民和移入人民立法與條約』；一九一〇—一四年的『移民運動』（一九二六年日內瓦出版的《集第二》）；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三年在『國際勞工評論』中的『移民記錄』；一九二四年在『實業和勞工報告』中的『移民記錄』；以及一九二六年後在『移民月報』（卷一和卷二）中的記錄。這些記錄，以日內瓦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一九二二—一五年移民記錄指數』而更得利用。在一九二七年出版的 R. L. Garis 所著『限制移入人民』(Immigration Restriction) 一書中，三五五一七頁，附有個詳細書目，大半是關於美國的論文，其涉及政界和

雜誌的文獻，尤有用處。主要的美國移民條律，在 A. L. McLean 所著『近世移入人民』(Modern Immigration) 一書中，亦有轉載。

美國移入人民委員長懇摯的供給我沒有刊行的統計和報告，西澳大利亞總督借給我西澳大利亞集羣殖民的報告，以及加拿大的部長給我加拿大移入人民近代的統計，我都要表示欣幸的感謝。

移民的統計，因為定義的不同，以及所關國家記錄的不同，所以常常不能確定。本書所引數字也有幾處矛盾的地方，但都不甚重要，照錄在此，正足指示數目的可靠。

我看到世界各地各種狀況之下的移出人民，並且竭盡研究移民問題所需要的詳情，^君君，可以算是我的運氣。在這問題上得了這樣的興趣，自然會引起著述這本書。著者著這本書，本於一個信念：這種複雜混亂的移民問題，如欲圖和平的解決，廣泛的研究是必要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格勒哥雷 (J. W. Gregory)

目次

第一章 移民問題.....	一
第二章 反對移民的一般議論	九
第三章 幾條主要的定義.....	二二
第四章 大陸移民——法國的問題.....	三三
第五章 移民權.....	三八
第六章 限制移民出國——俄羅斯和意大利.....	四一
第七章 移民入國的限制.....	五九
第八章 移入人民的安全限度——同化和移民的原動力.....	六八
第九章 移民入美國.....	八四

第十章 美國對於移民的立法——定額制度	一〇三
第十一章 巴西和阿根廷	一二五
第十二章 加拿大的移民問題	一三八
第十三章 澳大利亞的移民問題	一五七
第十四章 移民 國際研究的需要	一八一
第十五章 歐洲移出人民的必需	一九〇
第十六章 移入人民國家的吸收量	二〇二
第十七章 要怎樣纔能够不用國際共產主義來滿足歐洲移民的需要呢	二一六
第十八章 結論	二三九

移民論

第一章 移民問題

從拿破崙時代到歐洲大戰的一世紀中，大規模和平的遷徙，重新劃分了政治勢力的基礎。歐洲民族的支配勢力已經擴張到地球所有可以住人的九分之八的地方，北美和澳大利亞兩洲完全被他們佔據了，這些和平進取的征服，其規模之大，自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歐洲人渡過了大西洋到美國去住下的就有三千三百萬人。但是那些推倒了羅馬帝國使歐洲東部成為斯拉夫和蒙古人居留地的人民，就比較的很少了。據潑茀爾克哈頓(Julius von Phugk.Hartung)說朗谷拔族(Langobardi)到意大利的祇有五〇、〇〇〇人到六〇、〇〇〇人，到達萊茵河流域的保根特人(Burgundians)，不過八〇、〇〇〇人，微錫哥斯人(Visigoths)三〇〇、〇〇

○人以及五〇、〇〇〇個戰士。有最確實紀錄的梵達爾人(Vandals)到非洲的也不過八〇、〇〇〇人。

從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的大移民，其中包含澳洲和新西蘭的殖民，和歐洲國家的領土擴張到南非洲、南美洲及印度，歐洲人的佔領由大西洋沿岸的諸國擴展到美國和加拿大的西部，在中國設立重要的商業租界，在熱帶非洲又豎立了歐洲王國擴大殖民地的基礎。

在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美國的人口，大大的增加，竟加了十倍多；據人口調查的報告，一八二〇年的人口為九、六三八、〇〇〇到一九二〇年加到一〇五、七一一、〇〇〇；移入的人民大都是年輕強健的人，多在生殖率很高的時期，大概說來，移入人民，對於美國現在所有的人口和繁榮具有很大的貢獻。

從歐洲方面所得的結果看來，大概也是有利益的；因為從勞動市場中移去了這樣大羣的人民，減輕了因人口過多而生的麻痺狀況，提高了工資，提高了生活程度，因此散佈了快樂和文明。

這種移民方法，雖然對於移出和移入兩方面都有顯著的利益，而且雙方自然的漸漸生殖，也

是很有利的，但是還有許多有權威者，還說很有害的必須停止，而且以爲把移民作爲人口過多或人口過少的救濟政策，無論那方面都是不中用的。在一八二〇年後的大移民運動的世紀內，我們便受着大移民不可再現也不應該再現的警告。

由自由移民所生的利益，一望而知比了因自由移民而生的困難和害處，要超勝多多。人口過多地方的人民移流到人口缺少的地方去，在人類的平勻分佈上似乎是一種自然的移動，正像一條河的流水，把一地方過多的雨量流去培養別個地方一樣。人口太少的地方，人民就要犧牲了很大的力量，纔能戰勝自然，如果人口適當，做事就很容易了。人口的密度太稠密了，在生存競爭太劇烈的時候，也要變成頽敗的。生存競爭的最後結果，毫無疑問，一定是最適者生存；但是競爭太厲害了，也會引人類到退化的地步，而且也無疑的可以弄到競爭者疲極而亡的。

移民可以減輕過重的壓力，把居民分佈出去，可以制勝地球上的荒蕪土地，使各地生產出各地的特產，以供一般的使用。人口的分佈愈平均，生產的食物和商品也愈多，種類也愈繁，可以使原料的價格低廉，可以使地球上各處的運輸交通便利。把各地不同的風俗，各人不同的技能，都收集

在一起，也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教育事業。把在一地作為一種負擔看待的人民，運輸到使他們成為有用的另一地方去，如果人類要全權支配地球，這也是一個少不得的步驟。

反對移民出國的人，有種最足駭怪的異論，以為移民對於人口過多毫無幫助，據說移民會立刻興奮生殖率的。還有更駭人聽聞的議論說，美洲移入人民並未增加美洲的人口。斯篤大特（H. Throp Stoddard）說：「差不多各學者全都相信，假使在一八〇〇年後沒有外來的人民移住美國，美國的人口，或許要比現在的多而優良。」衣斯脫（East）教授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日內瓦所開的世界人口會議席上以及他近來所著的書上，也有和斯篤大特同樣的結論。照這種意見看來，移民非但在精神上有害，而且用來作為救濟人類分佈不均的政策也是徒然無益，它不能解除人口過多，反增高該處的生殖率，阻遏他們所達地居民的生殖率。還有幾個著作者甚至以為移入人民的國家生殖率減小，人口就因而減少。

移入人民不會增加人口，移出人民不能減少人口，這種主張祇能在有限的範圍以內可以承認。當一個國家所有的人口，在現有的經濟狀況之下，到了盡力所能支持的時候，移民進來自會降

落人口的自然增加。例如在歐洲有幾處地方，或者在中國有些地方一樣，有可駭怪的密度，每方哩竟有六、〇〇〇住民，如果再要移民進去，那是無用疑惑不是降低地方上的生殖率，便要增加兒童的死亡率。反之人口本不稠密的地方，移民進去，顯然的可以增加人口。例如阿根廷在一九一九年的人口不過一、八七七、四九〇，到了一九二四年竟加了五倍，成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這種增加，大半是靠移入人民。在這種情形之下，再要承認移入人民不會增加人口，實在是沒有理由的。移出人民足以減輕人口的壓力，從不列顛島的現狀看來，也是很顯然的。現在在英國工廠裏作工的人數幾與戰前相等。巨數的失業人就是代表過多的人口，在大戰以前，可以移往各地去。假使能够保存常態的移出人民，那就可以解救失業的羣衆；實際上，移出的人民大大的減少，而兒童又不會立刻受兒童死亡率的增加或生育節制的阻遏而不加多。

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有了從蘇格蘭、愛爾蘭和歐洲大陸移入的許多人民，從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二〇年就增加了三倍（即從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加到三八、〇〇〇、〇〇〇）；同時美國的人口加了十一倍（即從九·六百萬加到一〇五·七百萬）。工業化的英格蘭在這時期的發

展至少和美國一樣的安定平穩。所以說美國在一八二〇年所遺留的人民假定他們是自然增加，那末美國所增加的人口，就要比英格蘭多了三・七多倍，和說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移入的人民減少了美洲的人口，都是極不可信的。

美洲移入了人民，也許曾經降低在美洲的愛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生殖率；但是無論如何，人口總不會真正的減少，因為移入的人民自然有超中等以上的生殖率。

在久住美洲的土人，生殖率要漸漸的低降，那是一定的；但這祇是同時也影響到歐洲變化的部分；實在的生殖率，依經濟狀況和社會上的宗教而異，何立徐 (Hourwich) 博士用和移入人民最少出面競爭的人民階級中，生殖率減低得最為顯著的事實做他強有力的理由，他說移入人民，對於美洲並沒有所辜負。勞盤斯博士 (Dr. P. Roberts) 對於社會事業很有研究，他在這個問題上有個極有力的主張，結論說：『以移入人民為種族自殺的原因，正和部落人民的迷信以為乾果收穫的豐富定是土地肥沃的原因一樣。』

全世界的移民政策，在過去的十年已經轉進了新時代。羅斯福 (Rooseveldt) 宣稱美洲

除保存天然財源問題以外，移民問題要算必需要解決的最大的問題。法國社會黨政治家湯姆斯（Albert Thomas）在日內瓦世界人口會議（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席上宣傳演說，移民的困難正在預備一個比較從前還要猛烈的戰爭。

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做了最澈底的研究，研究的結果，都用最好的普通文字敍寫出來。因為這種研究，便採取了一種新政策，不許無限制的移入人民了，他們說，假使移入人民繼續着從前的速率，那末在美國的愛格魯撒克遜族就要和美國野牛一般的絕滅，新移入的人民會使美國的困窮和犯罪加甚，而且要擴大無教育的範圍，違反美國的民主政體，美國的輿論便受了影響。

因此美國人就把紐約港旁面所豎立的勃所爾提（Bartholdi）自由神巨像上的招待語——
把你們的渴望着自由的擁擠羣衆，送給我們——取消。美國便通過了一項條律，禁止移民入境；這種立法到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四年頒布的禁律，便達到了登峯造極。這種急烈的移民政策，在美國和歐洲兩方面都引起了新的困難。在美國因刺激黑人移入美國北部便加深了他們的種族觀念。據衣斯脫教授的意見，墨西哥雜種不斷的流入，『促進新社會問題的迅速發展，在西南部發一

種新的種族敵視」黑人的百分比在美國人口中增加起來，也是很可能的。在歐洲方面則增加了失業的數目，爲了增加的人口，不得不找尋新的出路。

歐洲有許多國家，對於移出人民確是很重要的，因爲移民對於現在所生的困難和從前所生的，有同樣的裨益。在愛爾蘭因番薯病而鬧着饑荒的時候，移出人民就安定了愛爾蘭的地位。移出人民對於我們現在所有的幾種紛亂，也可以成爲一個最容易的解救辦法。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英國每年平均出口的貨物值九四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鎊，自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間跌到每年平均爲七四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差不多只有從前的四分之一，繼之以增加了二、五〇〇、〇〇〇的人口，因煤業的風潮過剩了一五〇、〇〇〇工人，而且依克勞斯爵士（Sir Charles Close）的人口計算，英國所有的人口已經超出了它所應維持的在幾百萬以上，除非英國能够組織擴大移民，不然還有一條路，便是生活程度嚴重的低降或更嚴格的生育節制。

惟有利用無人佔有的好地，英人纔能解開這非此即彼的難局。